

泰和縣志卷三十四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潼關楊訥重輯

藝文志

序上

送太和令黃魯直序

葛敏修

江南多學者其人亦多有聰明辨智之質與夫才華章句之學然用之能取聲名登科第則已矣鮮有力學以窮聖人之道而以法傳之家者也獨臨川之王南豐之曾豫章之黃三家最為有法然三家者如荆公之父父子固之兄弟其問學滿天下而又皆為天子之大臣獨豫章之黃未有赫然大顯者其間亦嘗以文章魁天下未及覆試以死士大夫至今憐之造物者之於人亦有厚薄歟夫人患不為善耳苟為善雖遲速之不同未有無效者如太邱之陳躬仁蹈義而生不過一縣長其子孫實為公卿至於聲猷事業則甚慚於先人矣然則豫章之黃又當憂其不大顯乎敏修生最晚又以親老義不得離左右以去交當世之豪傑得與三家之子弟以盡知其父祖所以教學之法居常歎然前歲聞魯直來為吾州屬邑予謂魯直者其來為縣於此必有說予又謂人大用則矯飾虛名小用則苟簡以止非知德也魯直為縣必有可觀未幾見其邑人稱頌

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序

一

不離口又竊謂自得償所慕望夫三家者如荆公子固者  
既已貴又相去遼邈賤者莫幸見焉魯直為縣令其位  
差不甚高而又近在吾州是宜朝夕操敝帚以待門庭也  
然其來餘一年始得拜之於江寺又幾一年始得以詞章  
交於下風繼將遂如所願也而魯直解官去矣若此者豈  
亦有物司之耶皆不可知也然予於魯直有說焉今者於  
此為善去耶所謂監征者非美官也為不善去耶魯直不  
宜得罪於此反覆而思之莫得其所所以然則仕路之崎嶇  
良可知也然古之所謂知道之士者雖死生萬變莫能得  
其津涯而况富貴貧賤儻來之得喪乎予觀魯直之為邑  
信已而不徇人則於此其審處矣若予之不肖方將鞭其  
後而從之窮達不可必異日使魯直居富貴不忘其為縣  
令予苟有尺寸可施亦不忘其窮約時則當有趨然如阜  
蝨之草蟲不期應而應者矣今日之言姑以張其本云宏治志

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二

按序內謂黃氏以文章魁天下未及覆試以死當是  
指黃注夢升歐陽修作誌銘甚惋惜之

送周屯田序

曾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宮其一子而聽  
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為之言曰古之士  
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  
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鞞鞬以薦其

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則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為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為無為而尊榮也今日辭事返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弃乎山墟林莽僻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歎然於心耶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閒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為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為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為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

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序

三

然則何為動其意耶余為之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為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

曾南豐集

按舊志注云周中復即中和考曾鞏父易占登天聖二年甲子宋郊榜是時同榜有安仁周珣官兵部尚書太和周中和官屯田員外郎知英州故舊志據以為中復之証然中和之改為中復未詳何據序內亦並不及知英州事殊不可解姑存俟再考

送蕭子所序

貝瓊

洪武六年春余被召至京師始為國子助教分教諸生獲

與學錄西江蕭子所交間與子言竊祿三年矣而吾父年  
今七十餘遠隔江湖千里之外滄漚之奉缺焉夫欲養而  
不得者人子之不幸也有父而不得養者傷何如哉且誦  
詩至蓼莪泣數行下嗚咽不能止余固知其孝矣一日子  
所走告子曰某得請於朝歸有日矣先生可無言乎又曰  
某始由太和甘竹里徙武山後徙武山西之鼓樓岡築草  
堂讀書而連山之環峙前後者截業如屏焉澄溪之分流  
左右者紆徐如帶焉雜樹千章巨竹千箇不翅秦人之桃  
花源而風土樸厚猶存太古時因買田一區與田夫野老  
錯耕以給貢賦外私其贏供伏臘之費又即甘竹里築養  
志亭時迎吾父宴於上既醉則兄弟起舞為歡俾諸子歌

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序

四

而和之今其地必日治而益廣竹樹必日蕃而益高天尚  
俾吾父益壽而康強芳春之辰高秋之夕奉之以往來甘  
竹武山之境則上之賜侈矣雖廟堂之貴何以易吾之至  
樂哉余聞之而喜遂載酒於龍江之滸且為歌以華其歸  
歌曰汝馬之騁兮孰予能羈汝舟之迅兮孰與能維大江  
孔安兮山無岐送汝於西兮有父之思又歌曰田彼武山  
兮有黍有稌漁彼溪兮有魴與鱖釀黍為醴兮魚升於俎  
燕且歌兮以樂吾父六月十二日序

清江集

送宋司訓萬鍾之官海門序

周是修

天下之山發乎西極播乎兩間為五嶽為四鎮為峨岷太  
行為叢峰為疊嶂為長陵為大阜鍾奇獻秀蔚乎其可觀

是山體之正而得其常者然也及其為羊腸為複棧為懸崖為絕谷崎嶇岬嶻嶢乎其可畏是山體之變而不得其常者然也天下之水亦然源乎崑崙演乎寰宇為五湖為四海為江河淮濟為修渠為廣川為深淵為澄溪瀾漫激湫澗乎其可悅是水體之正而得其平者然也及其為飛瀧為激溜為奔灘為怒峽咆哮衝決洶乎其可懼是水體之變而不得其平者然也雖然山水隨地之夷險而為之正變變而正正而變變而復正不一也而山水之為山水固自若終不以其有所損益輕重也人之處於世也亦然士君子生於華夏出於名門秉聰敏之姿得淵源之學其才優其德盛起而用於時為循吏為良輔為抗直為忠

秦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五

勇義烈立紀陳綱繼往開來秩乎其可宗是君子之道之得行而通者然也及其為遺逸為沉滯為困阨為卑屈懷瑜握瑾默守幽遐媿乎為志士之所嗟惜是君子之道之未達而塞者然也雖然君子之道隨命之屯亨而為之通塞塞而通通而塞塞而復通不一也而君子之為君子固自若亦終不以其有所損益輕重也契斯旨者其惟同邑宋萬鍾氏乎萬鍾由成童補邑庠弟子員既而掇巍科躋臚仕為監察御史立朝端謹風節凜然未幾以事免歸葛巾野服晏如也今天子嗣位之明年旁求俊乂列於庶位邑大夫復以明經行脩強起而上之天官領揚州海門學博交游士夫莫不以其位之不當其材而憫其志之不得大

展萬鍾之心則怡然自如於得失憂喜畧無纖芥之動於中而形於辭色者余益知萬鍾之未止於是也况其春秋之富豈非天之愛之使之涵養造就優游厭飫於仁義道德之歸禮樂刑政之本俟其至於強壯服政之年方使之大發其蘊又何晚乎余哂夫交游者之感輒因贈行詩序而引夫夷險正變之於山水以喻夫屯亨通塞之於君子而不與焉之意以解之

芻蕘集

### 送劉司訓公正之官新淦序

周是修

同邑劉公正氏年踰六表性澹不樂仕進郡縣以經明行修書幣交辟皆固辭不就而竟為新淦賢大夫之所強起為諸弟子員矜式以例貢天官偕膺廷試經義論策者二

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六

十餘人而公正與其宗彥曰仲珩並中首選謂非名門家學淵源所自流於既溢之餘者能若是乎既而領命南還需一言以為贈於戲余弱冠時嘗侍公正令先君子海春先生於蔣陵之書舍先生言清而貌偉蒼顏白髮照耀樽姐間其襟期態度則宜於古人中求之耳別幾何時而先生抱隱德以物故容儀風采使人旦旦不忘形於夢寐迨今二十餘年復得與公正會同京師而蒼顏白髮亦不減於令先君子矣吁亦可感矣雖然人生斯世如春蘭秋菊屯亨榮悴各有其時公正以老練之才而仲珩以英茂之學同見用於聖朝公正每曰余老矣而且素無宦情或怠於其職必也孜孜益壯以竭忠効誠唯知慕君作人之為

分內事則信乎大器之晚成矣仲珩每曰予尚少而且位不稱其才或抑於其志必也閔閔進修以開物成務唯知希賢希聖之為所當先俾學與年並進名與業俱新則信乎積小以高大矣余以公正仲珩齒異而道同同為時而出聯名廷試而共領清職亦可謂劉氏之二妙矣輒因其行而並勉以自愛庶幾為他日三錫之基云

芻蕘集

送劉司訓仲珩之官石城序

周是修

泰和之北四十里禾溪之流出焉溪之北重岡疊阜穹林曠原四民之相聚以居者駢門接屋其中族姓則皆莫劉氏若也劉之彥曰仲珩穎敏不羣夙聞庭訓而又質之師講之友甫弱齡而經史淹貫於是郡縣之辟交至以親年

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七

者艾固辭久之既而贛石城之賢尹以學官乏員人材放失知仲珩名且以陳君孟潔之薦書幣之來禮意之厚使命之堅俱有不可卻者乃以洪武庚辰春偕其宗老曰公正同貢於天官膺廷試本經義論策而俱中高第自非家學淵源才力優裕者能有是哉之官有期以余為同邑且嘗與其季父仰霄先生有忘年之契謁言以為別余曰士君子立身名教若仲珩者固當披闔闔呈琅玕以自結主知大展其抱負其孰曰不宜今也從容退遜不得已而遠違膝下則又恬就清職於石城者豈不以石城去鄉不數百里順流之便音問相通而時或展覲省之忱乎然則仲珩於忠孝之道為能兩全矣至於正己以正人篤志而不

倦涵養造就於九載樂育之間譬之松柏必足其尺度然後應時需而柱明堂棟大廈傑然有補於天朝倬然有耀於後世又安知冰仲珩之初心乎仲珩笑而不言因書以為贈使覽者知仲珩之未止於是

芻蕘集

送與志彭貳尹還香山序

周是修

杞梓連抱不柱明堂棟大廈不足以效其長材騏驥伏櫪不馳宛洛騁幽并不足以展其逸足君子立學不登臺鼎膺方嶽不足以施其大器此衆人之確言也然君子之自處則又未嘗不樂天知命隨遇而安而不肯戚戚於卑屈汲汲於利達以貽天下後世之譏也若香山貳令與志彭先生其人乎彭氏為西昌之宦族先生為彭氏之偉人博

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八

通今古志操剛潔所至有冰蘖聲性澹然不樂仕進洪武中當路者薦之高廟至則以親老力請獲歸養所居郭西之月池泉清而土腴宅幽而木茂謹修篤行不妄交接調饒之暇日與其弟若子以道德仁義相講明朝焉夕焉游焉息焉晏如也洪武末為郡縣交辟強起領五雲邑庠教嚴毅方正及門者率就雅飭嘗深疾奸弊之為民患者值皇上繼統龍飛羣策畢舉首條所以濟時之切要者及釋奠禮樂數事以聞特被嘉納以行能徵詣公車而委以民社之寄香山在南海一隅兵民雜處非得有為有守者未能撫而安之故有是選人皆以先生未得內除以廣其所施為不嫌又以高年遠征以衝冒氛塹為至慮而先生則



曰新受聖天子明命唯當勉之敬之以不負所任而已身  
計非所先也乃浩然而涉五千里之修程履險如夷聞之  
者蓋莫不以為忠誠之所感也下車之日稽吏牘詢民瘼  
宣德音弭盜訟有不得擅革者緘奏輒允朞月成治閭閻  
歌而樂之今年冬以天壽奉藩垣賀表來京師既竣事則  
以年踰耳順業當謝政慨然有投老之思矣欲拜疏而致  
請焉既而為議者所尼必將竟三年淹戒嚴有期其通家  
直史坦行蕭先生會同郡之立於朝者咸作為詩文以紓  
其懷屬余敘其顛末余間為邇言曰夫學固不在於多而  
唯以見道為貴仕固不在於顯而唯以稱職為美又曰凡  
為仕者與其位有餘而德不足必不若位不足而德有餘  
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九

也先生既學而見於道既仕而稱其職豈非位不足而德  
有餘者乎其不負於聖天子之所任而未可以垂老而遽  
辭也宜矣先生其尚勗之俟當以課最鳴天官年幾七十  
則恬然以致仕蒼顏皓首歸休林泉間如洛中之耆英從  
容文酒以俱臻於上壽未晚也敘之以為異時徵芻蕘集

送表姪鄉貢進士王伯暈之官廣東序

周是修

王氏世居西昌楓林里其先宋洪州司理與吾先潭州主  
簿公為姻家司理之後不四三傳而業益以大族益以廣  
分處乎是邑之間者數千指而多以詩禮立門戶國初三  
十年耆艾相次物故於時譽髦有若吾友凡效先弟敬先

俱以明經舉授學官有若奉先承先希先九成隱君二子起子德子皆衣冠文物彬彬楚楚為四方子弟矜式其九彥若子復並其姪孚先子伯翬並以科第之學獵獵有聲江鄉後先較藝秋闈以洪武庚申同領鄉薦詣春官朋游識者莫不奇其氣高其文而謂穿楊葉於百步折桂枝於九霄殆其餘事耳既而目迷五色止中乙榜士林惜之於是子復有廣東化州學正之命伯翬亦授德慶州學官行且有期謁余言以為辭余以王氏之裔遭際明辰而一門簪笏輝映若此不既盛歟今子復伯翬以祖孫齊賢領鄉薦同詣春官同授學職同而遊宦於廣海南行之道又同不亦美歟若伯翬者惟當仰體皇上樂育作興之意俛焉

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十

孜孜以盡其力期無媿於名教可也彼不顧其行而專以利銳崇卑屑屑為計者可得謂之達乎矧王氏之仕於官者皆茂齡英發安知非天將老其才使行遠自邇積小以高大異日陟華躋臚而遠有過於人者哉處於家者皆聰敏俊秀安知非天祐於王氏若繇繇之瓜瓞愈延而愈蕃異日掇巍科膺顯擢而又大有光於前者哉然則伯翬其臨於德慶也朝思夕思而必以敬勝乎怠日新又新而勿以豫浮乎謙必將極乎已之昭昭者而後使人昭昭篤乎已之慥慥而後使人慥慥誠如是則吾言之可徵也亦必矣夫何疑哉

芻蕘集

送羅子瑄南歸序

尹昌隆

仕可必乎必於仕則隨隨而不返其失也忘已隱可必乎  
必於隱則離離而不偶其失也忘世忘已則乖守身之知  
忘世則廢君臣之義奚可哉孟軻不云乎可以仕則仕可  
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斯中庸之道也時措  
之宜也是故古之君子未嘗不仕與隱時之未至則不先  
焉時之既至則不後焉其行其止亦何與於已哉而後世  
之士乃異乎是志富貴者以仕為通嗜寬閒者以隱為高  
故袖書於公卿之門搖尾乞憐以僥倖寸進者曾何知恥  
焉徜徉於烟霞之壑伍木石儕鹿豕以同歸於澌盡者曾  
莫知悟焉足巖穴而心城闕者則又未免假隱逸以釣奇  
術俗是皆不能相時知命豈足以言進退存亡之幾哉吾  
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十一

邑羅子瑄氏生於休明之代長於孝義之門養道蓄德於  
木蘭泉之上蓋賢而隱者也鄉人高其行不以字呼而號  
之曰蘭泉焉洪武中前山東僉憲曾公克偉嘗以其材薦  
諸朝子瑄速駕疾驅待銓於天曹歷試於地官董事於藩  
省咸以能稱矣無何以母老歸養遂遭憂制迨於今茲服  
除而起僉以為是行非躋要途則分符郡邑矣而於時賢  
才雲興前後應徵而至者肩摩踵接其或戶多兩稅之供  
家無期功之親者亦弗強以職焉子瑄遂得援例南歸鄉  
之縉紳士大夫咸餞飲於龍江之滸或有言於列曰方今  
明良合德政治化熙野靡豺狼四境無虞黎獻共臣片善  
弗遺誠可謂有道之世矣爾軀七尺爾年強仕出不挾弓

矢繼班生馳志於玉門之北入不鏘環珮陪夔龍步武於  
白玉之墀而乃進寸退尺遁跡逃影以效山林枯槁之士  
歟子瑄躍然而笑曰善而汝之言哉明良合德政治化熙  
此吾所以甘心而處畎畝也野靡豺狼四境無虞此所以  
慶幸而樂澗磐也黎獻共臣則吾之退避賢路與田夫野  
老嬉遊於東阡西陌以歌詠鳧鷖既醉之太平者亦分之  
宜也予聞其言而壯之曰子非所謂不累於窮達者乎昔  
之隱也不果於忘世今之出也不必於售已其於古人進  
退出處之義亦庶幾無歉矣豈若彼不達時命泥於富貴  
寬閑者之所為哉於是眾皆豁然各賦詩以贈之而予遂  
次第其語以為序云

訥菴  
遺稿

秦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十二

送劉宗慶考績序

尹昌隆

三代以降治效最為近古者莫若漢之西京當時公卿大  
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居官得人蓋可想見矣然班史  
傳循吏於三百年間僅載文翁以下六人而止何人材眾  
盛而循吏乃獨不多見歟以今揆之内外有司百執事率  
皆英偉宏辨之才隆名碩德之士漢之人才信不專美於  
前矣然竊嘗觀於四方拒贖懸魚不受私謁世固未嘗乏  
廉吏也然或牽於文義優柔少斷雖無虐人之心而民之  
受其惠者亦鮮矣牘無疑議庭無滯訟世固未嘗無能吏  
也然或持已不端夤緣侵漁雖免罷軟之議而民之罹其  
害者亦眾矣彼介足以守身才足以集事可謂能且廉矣

而又未免武健為威酷烈為雄雖曰能稱其位而恩意日  
衰薄矣求其奉法循理不立異以炫能不違道以干譽所  
居民愛所去見思庶幾德讓之遺風者能幾何人哉此循  
吏之所以難得者雖古猶今也吾邑劉宗慶完之縣丞也  
以通敏蒞事以平易近民不峻急以規目前之功不矯飾  
也人不忍其去而惟恐失之自非行已之有素忠信之孚  
人何能致此美聲於一邑哉抑古循吏多郡二千石故得  
專制千里遇人以恩今以不百里之地又適丁民心滋巧  
之餘乃能宣上之化與斯民相安於靡然從風之日可不  
謂之難能矣乎今年冬余以公務趨北京適宗慶以理劇  
借留示余以羣公贈言且囑余繼其後余觀宗慶之才際  
今朝廷清明登崇俊良一旦疇咨登庸而超居重秩則所  
施又當有大於茲邑者矣諸君發德之什寧復有愧辭乎  
且庸序之庶幾他日黜陟幽明者有考焉

贈彥璟歲貢序

蕭子上

士君子負妙齡清脩之資卓犖宏偉之器樂育於鄉校明  
經脩行真踐實履以造乎中正閭域積勤之至進進不已  
一旦於經則義理敷暢於行則日加謹飭無盛麗紛華外  
慕而有恬澹芳潔雅操不求異於人而自不能不異同列  
信之族里稱之父師器重之闔邑之人敬慕之若此者殆  
千百人中無一二見也西昌灌塘尹昌隆字彥璟故家才

子也選充邑庠博士弟子員聰明沉悟勤慎莊恪有得乎  
程門涵養須用敬工夫晝則肄業芹泮夜則寓於城東慈  
恩梵宇篝燈危坐朗誦不輟每至夜分方就枕席及曙鐘  
一鳴則攬衣而起率以為常由是博洽羣書出入子史百  
家靡不貫串諸儕輩有質疑難者咸推服之洪武庚午賓  
興賢能彥璟以祖母憂去今年秋有司舉赴江西鄉試一  
邑之人識與不識皆曰彥璟必擢貢無疑已而竟不偶於  
有司人咸咨惜其枉而彥璟恬然自若不以得失介懷噫  
彥璟何以得此美聲於人人哉良由秉彝好德良心人之  
所同然也無何邑庠推議以充歲貢詣京師余以師友交  
契之深不可以無辭輒誌之曰廟堂梁柱必資用夫榱桷  
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十四

豫章然非徂徠新甫飽經霜雪則不足以成大材郊祀裸  
薦必登進夫珪璧瑚璉然非崑岡元圃追琢璀璨則不足  
以名至寶今彥璟年纔二十有四大器不在速成未可遽  
以為晚茂膺春官森舉對揚聖天子休命由是亨奮雲衢  
出於科目之上未可知也含章蓄耀將來登龍虎榜上第  
簞鷓鷯序班行亦未可知也余雖老尚拭目以觀其盛焉

訥菴遺稿附錄

送郭公緒赴陝西僉事序

梁潛

公緒以進士選為陝西按察僉事凡交游之厚者皆為詩  
餞其去而以屬予言公緒予故人子也視之尤厚於其去  
可無一言哉夫憲臺所以刺察百察其任至重非素明於

道而知大體者不能勝其任彼或習於法令輕重出入明  
析常盡乎其微至於屬使之際承順敏給動中乎所欲自  
常情視之誠有可快者然而聖上簡拔之重固不在是誠  
以明於道而知大體者惟進士其所素學也上之意如此  
非徒以重憲臺其於進士之重也亦至矣進士於此其可  
不振耀拔出思所以副皇上眷注之情哉夫學之明於道  
所以應事也造於道者不宏且深則應於事者不精以博  
如此者豈獨不足於風紀之任其於凡天下之任舉不可  
也公緒氣節高邁渾渾乎公卿大夫之間將獨出於等夷  
而未可知又自其諸父任風紀教化之責者率一門數人  
所謂素明於道而知大體者非公緒其誰哉於道而造之  
秦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十五

必宏以深於事而處之必精以博公緒其必有以副皇上  
眷注之厚矣以此望於公緒非獨予之情為然凡交友之  
情皆然也

泊菴集

送楊君宏壁序

梁潛

楊君宏壁家故西昌鉅族也當其盛時一門父兄席累世  
之豪臺池花木金珠犀璧之富與封君戶侯相埒及遭亂  
離家事日非君亦崎嶇江淮之間而遂家焉蓋其時君年  
始十六壯志銳氣輕離別而易之及其老也思見其親戚  
墳墓日夜南向而悲蓋已五十年於外矣而後歸則蒼顏  
白髮頽然衰老見者駭愕不知為楊君也過其閭問道而  
後入道其姓名老者驚而少者疑焉問其祖之昆弟無知

之者其父之昆弟無幾人焉已之昆弟間有存焉者非老則病杖而後來而窮奴老僮之尚在者皆當年雄力自視無前者君猶僅識其狀貌也故居遺址荒烟蔓草塚墓累然而牛羊鳥獸之迹交乎其間者皆當時賓客歌舞而歡樂之所也君於是愴然悲之念往事如在夢中惜其去之久而還之不早也既而君之從子益智拜君而勞苦之置酒會故人賓客留君毋去此故土然君占籍鳳陽已久為留數月乃去歸時攜其中子某與偕行因謂之曰吾老矣先人墳墓在此者汝謹識之無忘於乎君生於富貴未壯而困於羈旅老猶不忘其鄉非其心拳拳篤厚能如是哉夫人事變故不常而人之一身榮辱升沉跬步有不能保

秦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十六

者而况數千里之外數十年之久能守其身而不墜其先又豈非其心篤厚之報哉君少從予先大父心易先生受業與先君有筆硯之好故眾為詩餞君之去而予為之序所以備道夫人事變故之際者有以見君之不忝其先為難能也

泊菴集

### 送陳大尹序

梁潛

泰和陳君善方自壯歲取科第事太祖高皇帝為戶部主事既罷去復起為海寧令尋以憂去服闋授江陵令或者曰江陵煩郡善方性簡易以簡易之性居煩劇之地竊為善方病之善方行有以其說告予者吾與善方友素知善方多技能喜行書又工於為畫興到取片紙寫山水雲烟



皆有遠意彈琴賦詩至乙夜忘倦又喜任俠馳奔躡走峻坂彎弓命中以為笑樂人人喜善方之能也善方亦以是自快於己豈以豪邁之氣伏而不施或於是焉發之耶抑情滋於中不能自抑所謂玩物適情者其在此耶此子之所以病之而人固謂善方簡且易也然則善方暫已乎其外以一乎其內豈不可哉昔劉昆之治有異績號稱長者史氏謂其為政簡易不知昆所謂簡易者誠有同於善方今之所云乎哉然善方敏於為政博通古今知所以愛其民恐予病之者或不足以病善方也書以告之

洵菴集

### 送任敬敏歸南監詩序

梁潛

余之仕於外久而一還鄉見學之士皆俊秀材美負邁逸

秦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十七

之姿其氣之銳而材之傑有不可及者其時敬敏亦為子弟員獨溫恭循循然擇焉而後言而凡學之士望見其來皆退然心相敬重有疑也必舉以質之有得也必舉以告焉而敬敏亦相與切磋懇懇為之盡余固欣然喜夫學者能自得師其心雖過高而其志未嘗不自下其氣雖過銳而其行未嘗不自檢而又知敬敏之賢雖一時英偉傑出之材如吾鄉之士者尤敬憚而畏服之則其所以過乎人者豈不遠矣哉今年春敬敏以鄉舉會試於北京余忝為考試失敬敏心甚自恨既而選在教官之列則為之喜曰此敬敏志也敬敏亦自喜得教官學為有以進於道於是余又知其過於人豈獨其文之博哉其氣之宏識之遠皆

未易及也未幾上命覆試四百人在教官者拔其尤得二十有四人皆賜冠帶厚其廩食俾南還讀書於國監而敬敏在焉然後知其失之於今者有待於將來而上之恩厚於多士拳拳不忘者蓋如此也然則敬敏可不益自奮勵思以副皇上眷注之厚耶夫得失之際人之情可見焉得失不足以動其中余獨得之敬敏故於其行也衆餞之以詩余為之序云

泊菴集

### 送山東都轉運鹽副使蕭公序

梁潛

前吏部尚書劉崧之高第弟子曰鵬舉蕭公事我太祖高皇帝為蘓州同知今為山東都轉運鹽副使既三載考於京師復任山東或者曰公老矣較利分毫於簿書期會之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十八

間小有弗當輒獲大戾維年少志慮精明者庶或克之公昧其職也公視之泰然於是趙府伴讀鍾啓晦其甥也來徵予一言以餞之予惟公之學於劉先生者舊矣先生之德汪洋渟蓄而不著其迹其為教因其端緒引而伸之俾自出之故從之遊者咸知正志以自養而公之得於先生者蓋多也公之在鄉也其自守嚴而人稱其長者也其居於官不徒廉也而接於物者勤而厚其為詩無嫵媚態雖甚貧且老所以持其已者不少衰也甚矣乎公之有得於先生者多也夫君子之事業係乎志焉志之堅雖老猶壯志苟自隳矣雖壯且勇不足有為也公不以老且貧而移其平昔如此宜乎其處之泰然而無不可者夫何憂乎其

難哉憶予童州時聞劉先生之館於蕭氏也每好遊詠以  
暢其懷其所與遊者率多名士金華之岡武山之麓騎往  
而輿歸極飲盡歡惟公為之傾竭故先生之詩凡為公而  
發者十常二三今讀而諷之其交際之情相知相好之深  
猶可想見也夫國家自賦稅之外惟鹽之權最重今天官  
之選必得公其人豈無意哉又三載而來也人誦善政必  
推本而言曰劉先生賢弟子如此予尚當與故鄉多士候  
於都門外而賀焉

泊菴集

贈蔗境翁歸教上海序

梁潛

泰和尹務厚先生今年夏以編纂召入禁林尋以老病得  
賜告歸教上海皇上復加賚予眷待優至人皆為先生榮  
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十九

之先生嘗名其軒曰蔗境既又自號為蔗境翁於其去潛  
送之城南門外相與酌酒為別遂進而問之曰昔人有言  
仕宦如顧凱之啖蔗漸入佳境者蓋以逡巡卑秩而躋於  
顯榮沉困澹泊而入於甘芳此雖常人之所羨而亦定分  
之有命者不可強而得也苟得之斯謂之蔗境矣今先生  
以七袞之年窮一經遭明盛之時曾不見試於公卿之門  
出入臺府之間吐氣獻計以裨夫聖政之萬一徒低徊下  
位僅僅自守既無以加乎人又不能裕於己乃尤以蔗自  
啖抑獨何也豈濶步長趨之難追而倒行却走以自快耶  
言未已先生撫手大笑曰予與子處者素矣而猶言之若  
是况非素知予者宜乎其喋喋哉雖然予秉節亦何嘗苦

也予始冠值元季兵亂奔走逃避於亂者無寧日幸干戈  
底定始知挾冊呻吟以為苟安計既而予有子子又孫沐  
太平之膏澤進秩文學亦足以自高矣且脫畧不羈可以  
逸其老酣暢自適不為曠其官後之樂過乎前今之得加  
乎舊此予之所以甘心焉者孰謂非蔗境耶縱九鼎前呈  
吾不以易此也然則吾之裕於已者至矣而奚以加乎人  
哉言已復浩然笑去不顧予聞之歛容而嘆曰蔗境翁有  
味乎其言之也易所謂苦節不可貞而有甘節之吉蔗境  
豈必非甘節而底於甘節之吉顧予何足以知之

泊菴集

贈教諭康孔高序

梁潛

康公孔高往與予同遊鄉校同舉鄉貢上春官俱下第為

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藝文

序二十

學官各自東西去不得見者幾七年及予來京師孔高亦  
以朝正至別去未幾聞孔高以母憂去官矣既服闋而來  
得改教於沔陽之景陵於其去不得像戚於懷也一時故  
舊在京者皆為詩餞之予孔高素交也屬予序焉孔高抱  
負才氣而騫偉不羈凡交遊之士莫不羨孔高開通卓絕  
予以為使孔高得用其所長以剴治繁劇當烈烈有能聲  
有顯效為一時所重乃瀟然抱遺編日與士子講論課策  
卑卑為儒者事雖孔高油然自得予固惜其材也孔高鬱  
乎其中者既無自而宣暢意其中必有甚不屑者存焉及  
其徒有在太學者聞其來皆持酒餼爭來拜謁惟恐有後  
皆以為曰康先生之去無以考質疑問質質焉至今不知

所以為學至有泣下者苟使孔高有不屑之心能使其教之及人感慕向仰之篤如此哉夫孔高蓄之厚而不求其施處之卑而能安乎其命盡其心而無慙其中如孔高者可謂君子也已予用是又卜其將來可用於人而未止此也其益加勉焉

泊菴集

### 贈歐陽助教歸省詩序

梁潛

予來京師之明年故人歐陽允賢以興化郡博士陞授國子助教又三年考績天官得援例歸省其親凡故舊仕於京者皆為允賢榮之且相率賦詩以餞其去而屬予為序憶予未仕時與允賢交厚允賢取科第宦遊四方別幾年既而得仕京師無旬日不見見即劇言深論懽然也今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二十一

翰林侍講楊君士奇與允賢尤相好每暇日聞允賢出太學而來也輒使人走東西要致之至即數人者皆來連挽之不聽其去歌詠諧嬉淋漓傾倒往往至夜分不止或遂不得寐呼輿隸秉燭趨朝去亦何其樂也豈外無觸忌之嫌而內有脗合之趣耶不然沐皇上太平之澤恬逸清華無所累於心而尤脫畧至此極耶豈不過矣然允賢為人寬易諒直不鏟削為峭厲亦不苟附而妄隨其為文章似其平生氣平而意雅人讀之知其為允賢作也允賢凡見人過失又能懇懇曲折指告之必使之改乃止由是予數人者益慕之而願與之狎於乎世之士相頡頏勢位外為深密而中懷忿疾以相夸勝者多矣苟坦夷相接則同欲

合私鮮有所規亦何足道哉然則有如子數人者或庶乎  
可以免此矣允賢家泰和蜀口兩江之間江數里合流而  
東為金魚珠浦其族繁衍幾千指其子弟以科第發身者  
多矣今其歸得一見其長老接其子弟歷覽印園之勝其  
喜蓋洋洋矣然吾數人者不可一日無允賢也望其來毋  
父稽也

泊卷

### 贈王紀善序

梁潛

往年予與王君作昭俱遊邑庠作昭力學為文辭甚雅潔  
與人交忠信而和易可親愛而不可慢也別去久之聞作  
昭舉鄉貢上春官心竊喜未幾聞作昭授官徵稅於京師  
意頗悒悒不樂且歎作昭不遇也然作昭能莊敬持已又

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二十二

廉潔雖居卑官若蒞顯秩用此名聲遂大著今皇上紹登  
大寶作昭遂被簡擢授肅王府紀善將別過予言曰是行  
也吾迨有得焉吾聞肅在陝之西北極遠萬里外黃河之  
波濤潼關之壯險終南太華之奇拔高峻天下之奇勝也  
道而過之可仰觀俯視以滌蕩其胸中且吾之學未博藉  
此以自廣也吾意作昭去京都舍故舊於萬里外必有遠  
別艱難之狀而其言乃爾此豈非宏曠超邁之士哉夫士  
之立功業以有成者必其氣之充也不然未有不蕩

喪其中焉作昭於得失之際處之脫然如此誠有以養其  
氣矣則作昭自今以往益大著其功業者又可量哉遂書  
以為別

泊卷

送陳教諭之官郫縣序

梁潛

泰和邑庠弟子員陳所達由科第教於成都之郫縣其同年友數人皆為詩餞之以予嘗教於閬之蒼溪也屬為序夫蜀在京師西南萬里外山川之高深波濤之險壯望而想之猶為之心戰膽掉然予於昔之遊有不能忘者凡吾身之所歷目之所遭奇偉雄絕交乎前而盪乎其中浩然足以增吾氣而壯之也交遊之士往還而倡和氣相凌而語相迫足以搜滌勝槩而逞其情志故吾之在蒼溪雖脩然挾策以事教學而脫然忘乎其秩之卑也窺聖賢之奧旨探古今之墜緒汎觀而約取鬱乎其中者宣之以簡牘感乎其外者暢之以咏歌神適而意會優游而怡愉故雖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二十三

去國之遠於予懷無戚戚焉巖洞之幽奇草木之叢茂與夫筍蒲之為味泉籟之為音皆可樂者也今予雖欲解心釋形如往年之遊有不暇矣則所達之行能無情乎所達年方壯氣方盛又穎敏有文詞以其素所蓄者卒然而遭夫幽異奇勝其所得又當何如哉適乎外而暢乎其中者殆有過於予而不止此也抑人之性情好惡有不同者則所達之遭與吾之所樂亦有不同然者乎有合焉以示余無忘也余與之相好者今或老而衰或滿而遷或泯然長逝者有之矣惟山川風景之如舊予因所達之去又有感焉於是乎序

伯卷集

羅氏復姓序

梁潛

姓氏上世所以別生分類要不可混也春秋鄆子取芑公  
子為後聖人書之曰芑人滅鄆非芑滅之也主其祭以祀  
夫鄆者異姓耳夫子孫祖考本同一氣其精神自相流通  
苟以他姓承乎其先則生者之精神與死者之魂氣已判  
而為二如董子所述嘗時祝降神之事是也芑之滅鄆聖  
人如之何不深譏之哉秦之亡以呂政晉之亡以牛氏漢  
大將衛霍二人所冒非所承後世大賢如文彥博真德秀  
又以時之所諱忌者改其所生惟范仲淹能卓然知其所  
冒朱氏之姓此予蓋未之見焉夫承乎先以統乎後使人  
之道不至如夷狄禽獸渙散離析而無所屬其於人倫教  
化非小補也此而不察何可哉予先世亦嘗後乎鍾氏至

秦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二十四

予始復本宗一時故舊耆老尤駭然怪之且謂讓不已從  
今見之世無孔子者亦其惑乎俗而未嘗考乎古也吾里  
中羅孟昭自其祖婚於邑之劉氏遂冒其婦翁之姓而後  
於劉氏亦遂以某之子為嗣此與晉博士所議賈充之事  
無異傳三世歷數十年至孟昭始與其兄弟行十餘改復  
其姓請於朝而易其舊籍遂使羅氏先世復得以歆其祀  
於冥冥之中孟昭可謂不溺於流俗而能由乎古之道矣  
因翰林庶吉士陳孟京來屬予一言為序予喜其志之同  
於予也故為之序使世有如予二人而未之復者讀此而  
悟庶不至於溺而忘返也

泊菴集

送蕭省身詩序

楊士奇



河南布政使吾友蕭省身以事留京師數月將歸素所交  
遊者重別離之意相與擬古樂府為歌詩贈之而余尤重  
省身之別者也夫古之君子其量與其學俱進也其所存  
靜而虛所持端而恭所發公而恕靜則有養虛則無我端  
則由乎道恭則蹈夫禮公則無間於人已恕則克盡於物  
情渾厚闊博之度雍容謙遜之風望之而不可測效之而  
不能及孰不散慕而願親之哉孔門惟顏子有之其友曾  
子稱之曰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動求諸已此豈  
徒慕悅稱道之而已哉後世如黃叔度庶幾乎顏者也當  
時所與遊者稱其汪汪如千頃波又曰數日不見黃生鄙  
吝之心復萌非嘗得於薰炙之益而能為此言哉省身識  
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二十五

明才裕懷端潔之操恂恂温温渾涵有容人莫得窺其際  
蓋庶幾今之叔度也與余交二十餘年如一日貴賤夷險  
不見其有毫髮異致吾與之處常因之而自省則其於別  
也豈能已於情乎士非量無以任重而致遠夫受百川之  
輸者江海也故自古名臣皆負偉量宏度然後有以光大  
功業而峙譽望而非淺中易動者所能與也吾於省身又  
有以豫卜之矣遂書以為贈行詩序

東里集

送陳賞序

楊士奇

元有天下將百年吾邑之士登仕籍者十數姓而以科第  
顯者楊與陳也兩姓世以詩書行義相高又為姻好不絕  
贛州路推官冢嗣潮州教授實先待制公子壻而余又陳

之出也兩家中更亂離殘壞之餘高門大第莽然瓦礫之墟其子孫猶有不墜詩書故習者誠先德之遺矣教授公之孫前監察御史仲述博學清修為名進士為御史十年聲譽表然其沒也無以為歛一子賞蚤喪母貧苦依養於其叔十數歲能究知其父之為人刻志讀書勵行以求不辱十五挾冊往教南村此疇以謀葬其父自幼至長事其叔父母如父母處其從兄弟恭愛不異同產雖微利不苟取雖周親行有不義未嘗妄處里之賢者固以賞為難不賢而困辱賞者亦多矣賞皆不顧方子子走數百里求師而學焉弱冠遂選鄉貢於乎賞可謂難矣邑人之子弟不暇論若吾兩家之子弟有如賞者乎今年賞會試禮部

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二十六

不偶而歸察其意無有所不懌吾不患賞之歸不能安乎貧賤也吾懼賞去此而畫焉夫吾兩姓之子弟偶無賞之孤貧困苦故不自見如有之安知其不能自立如賞者乎邑人子弟多矣或吾偶未之見安知不有如賞者乎即使皆不如賞賞不宜自足也孟子曰友一鄉之善士為未足斯友天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古之人故出一言必求不倍於古人行一行必求不倍於古人誠於其內而為之不已焉未有不至者也楊子雲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邱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惡其畫也畫斯已矣賞可不致其力哉賞歸見吾兩家之子弟以及邑人之子弟亦為我語之

東里集

送鍾用之還蒼溪序

楊士奇

吾友鍾潛用之以鄉貢進士授保寧府蒼溪縣學訓導明年謁告歸省踰月復行吾一邑之士皆咨嗟歎息曰當國家熙洽時儒術柄用士通一藝名一善無不登榮躋要遂展其所蘊用之以闕通之學邁往之識忠貞仁厚之節奇偉博瞻之文而不階顯庸乃弊弊然以一校官走入千里荒落之區而不得施其所抱負用之固當如是耶用之方覓覓然治行李就道無幾微窮感之意見於色余曰君子之於道不擇事而行不卜地而處用一鄉則道微於一鄉用一國則道微於一國用天下則道微於天下曷往不得哉昔夫子欲居九夷猶宜於委吏乘田之職今蒼溪雖遠

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二十七

王邑也校官雖卑儒官也吾居王邑守儒官談周公仲尼之道以淑其人正其俗吾之道行也吾何窮感哉或曰用之篤孝人也二親俱七十垂白乃去此即彼不獲朝夕在侍其誰不戚戚於中耶余曰人賢父母之志固有樂其子之行道者用之以是樂其志可以為孝朝夕云乎哉於是衆皆知用之能躬夫孝之大者其不窮於下位也必矣相率為詩送其行而余為序云

東里集

按鍾潛用之即梁潛也

送尹能敬詩序

楊士奇

去西昌東南五十里曰灌溪並溪南北居皆尹氏其世為鄉之望其人雋爽傑特多有有用之器其老成愿謹吾心所

熟者能敬甫表然者也能敬甫平居接人恂恂至遇事氣  
義磊落嘗歷涉憂患無一毫之戚於中至乎晚節仲子昌  
隆掇高科揚歷清華人皆以為能敬甫榮乃獨不然方歉  
歉持恭遜以善導其子孫日勤不懈此其見之明志之素  
定者乎世之人遇小得失其中變遷盈歉無復故態者視  
能敬甫為何如今年春就養來此日與搢紳賢士周旋乎  
京師聲明文物之下甫兩月輒慨然自念吾柰何違吾親  
坵壠棄吾子孫之訓教而忘返乎即日戒行李就道其子  
挽留之不得竟去於是朝士嘆能敬甫之志尚遠也或曰  
古有所謂逸民能敬甫其近之歟而厚於倫理孳孳焉要  
為合於中行者故相率為詩送之以余同邑且熟也屬為  
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二十八

序云

東里集

贈蕭照磨序

楊士奇

余總角就學與子敬同師入同講習出同嬉遊相得也子  
敬資性嚴厲尋常不妄言笑朋儕一語不合不能容輒面  
斥斥已雖無宿怒意然人未嘗不私怪其過剛也子敬年  
十四五出遊京師後二十年余至京時子敬游歷艱險道  
萬里而歸授鴻臚序班余竊憶其所謂剛者必已摧折無  
有而變為和柔巽懦矣與之處察其所發固未嘗變也凡  
所還往莫或敢規之者獨於余最故余時規之雖少止無  
幾復然矣豈其中所養者直故不屈於外耶抑根於所賦  
者一定而不遷耶夫右子之剛以直乎內蓋本於道義之

正所謂浩然之氣是也而發於外者固雍容不迫無所乖戾而適乎大中所謂性情之正也士不務出此而徒肆意以行之傳不云乎心有忿懣賤惡則不得其正夫以是感之亦必有以是應之者矣古之人所以為佩韋之戒也子敬今除高州照磨相去數千里臨別無以為贈輒舉其所切諸已者告之山城務簡時求前言往行以致涵養之功

馬東里集

### 送歐陽允宣序

楊士奇

吾邑故家亡慮數十姓若今合族而居有數千指之聚旦暮堂上下會集有數世尊卑之列有漁稼之樂有園林山水之趣有祭祀賓客伏臘之資詩書禮義之有襲賓興仕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二十九

進之有繼者數十年來蓋曰歐陽氏歐陽氏與宋文忠公同出唐率更令詢初由廬陵徙萬安又由萬安徙泰和之蜀江於今二百餘年矣余弱冠交允堅允清繼與允賢往還相求麗澤之益今又與允俊好也允堅初領鄉薦為學官又嘗佐邑有民社之任允清亦舉明經為學官允賢領鄉薦兩為郡教授今助教國子允俊登第為庶吉士於翰林歐陽氏之兄弟盛矣他姓兄弟有盛者不皆出於合族而居不皆以經術發身也盛哉歐陽氏兄弟乎今年春允宣以運賦來京師間從允俊過余觀其色知其厚也聽其言知其通也問其所治則養親慈幼以及公私之百務皆其事也夫歐陽氏之家處者固有所恃而不慮乎外而使

仕者有所恃不慮乎內非為有允宣乎允宣雖不仕譬諸材木之用行之為舟輿居之為室屋較其功要皆日用不可無者豈得以彼而加此哉允宣將歸允俊求余贈之言故為書此

東里集

### 送龍士熙分教泰和序

商輅

士修於家而孚於鄉里於邦國固亦難矣其能使賢者敬其所為尊其所道服其所能矜之式之推之戴之以之而為師泐甚盛者烏乎然哉泰和龍光士熙者蓋其人也龍氏世居泰和泰和據大江之西實秉文之國士類所由產也然而曰承闕闕也曰襲禮義也曰閑才藝也必多龍氏龍氏故泰和之望而士熙者又龍氏之冠冕眉目也乃若泰和縣志

###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三十

尊翁儀部公以有道未老而養恬於家其季士郁甫方佐職封部著聲中朝其餘彬彬爾雅可仕而未即仕者森乎其族可以數揚哉士熙蓬生於中德成而孚名成而聞慕於泰和者久矣正統十二年丁卯春邑缺貳教校弟子員願戴為師上之天官天官以聞天子親試於廷拜為泰和司訓嘗與游者祈余贈言嗟夫士不難於致身而難於服人不難於服人而難於服士蓋有以一才一藝而致爵位者矣而人得以議之以一德一善而服眾庶者矣而士得以譏之士熙生秉文之國出入士類之叢但足於一才一藝一德一善耶將避譏議之不暇矣尚得師法於人而致有名分之尊乎此其為甚盛也矣雖然陳平宰社鄉里而

卒宰天下鄭元教授鄉里而卒教國家此其尤偉者哉士  
熙勉焉敢以是為贈

康熙志

送國子助教羅君致仕序

李東陽

泰和羅君舜臣舉天順己卯鄉貢有聲塲屋間明年庚辰  
上禮部得乙榜乙榜之士例二十五而上不得辭教官君  
時甫二十三輒拜青田縣學教諭青田舊乏科目而教例  
必舉二人乃得升秩君所校士連得舉九年以成績告擢  
安慶府學教授教授所舉例必得四人而安慶士亦不常  
有君又以績告乃內遷國監歷兩京再命以至今官時其  
子欽順進士及第為翰林編修同在朝籍居京第不數月  
其次子欽德欽忠又同舉於鄉薦書至君曰吾可以休矣  
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三十一

即上疏乞致仕致仕例以七十為限君之年僅六十爾夫  
取之廉者其予必輕進之難者其退必易觀人之始可以  
知其終也今之仕者苟有所避或減年以幸其免苟有所  
覲或減年以幸其留充其念自少至老而不能變蓋患得  
者未有不患失焉者也乃或矯情制欲有所激而為之而  
日改月易銷鑠委靡以終於不自振殆亦多矣如君之廉  
取易退慎始而善終者幾人哉且官之責令有大小輕重  
而人之才力亦不同彼汲汲於進者雖其力有所不勝猶  
勉強負荷至於顛躓債敗終無益乎其身而後已其有謙  
抑斂括寧使吾之有餘而不使人以我為不足竟以成其  
功而保其終如君者又孰得而孰失耶况君子之道將以

成物物不能以必成必吾之時與地有所得為而後可遂其所不得為者弗與也吾由邑及郡隨所得教皆能竭心力著功效則其去也不可謂非成功而退亦豈忽於恒事以為簡果於遜以為高者可例論哉然則君之賢其可以觀矣子考禮部得欽順之文奇其才及在翰林聞君之賢而未始見也君之行與其子同官者編修徐舜和輩送之郭而請予以辭故書之

西江志

### 送大尹蕭君之任江都序

羅欽順

國朝建官圖治於縣令之選最嚴非發身科貢兩途雖下縣不以輕畀凡自他途進者間有循資序稍入優品而卒不得為令豈不以令者百里之民命所寄必得通經博古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三十二

之士然後知所以教養之方所謂君子學道則愛人也而縣令之中選自進士科者特蒙異視其褒揚登進恩典視舉人輩恒優又豈不以進士者天子之所親策拔其魁然傑然者於羣衆之中固將以大任付焉非徒責其小成而已也夫以朝廷所以嚴縣令之選如此所以優進士之為令者又如此為令者宜何如其圖惟報稱也時俗所務在於謹送迎精簿書趨期會而於民之痛癢靡切於身俗之迷溺無改其舊烏乎其無乃非朝廷所以嚴重優厚之意乎吾友蕭君以仁世其從祖太子少師尚約先生家學講明踐履之日久其為人純厚豈弟有愛人之心由己未進士選為揚之江都令吾以江都之民庶幾蒙被君子之澤



矣顧惟其地四通八達賓客之往來者踵常相錯於途簿書期會之瑣瑣未論也如以仁之存心將不屑乎時俗所務然而一送一迎之失固足以速謗而招尤欲安其位以行其志得乎夫天下固有事同而趣異者顧所用心何如耳吾欲安於其位得行其志以澤乎民而非以要譽也則夫送往迎來亦禮之所不容廢者而奚以不屑為哉大凡人之才性必有所長苟非聖人寧無不足要在勉強而已故曰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賢如以仁亦有當戒者乎誠不恃其所長務兼衆美以為用其不至於大任者未之有也以仁之官鄉邑故事當有文字為贈聞余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三十三

職載筆不容以他讓余豈能文者哉姑以達諸君之意而已

已整菴存稿

贈侍御羅君考績序

羅欽順

侍御羅君子文與余同姓且同出泰和同官南都亦有年矣每公事粗辨時時往還相晤語蓋相好如兄弟然然自君上世以來占籍金陵君生長都會之區資稟不羣聞見亦多於時務皆所通曉其才具之優贍蓋隨用隨濟非余淺陋所能及也君為南臺御史初蒞廣西道俄以外艱去起復改浙江道間嘗兼綰他道之章道無留事時有論列必采之輿論之公凡南都之錢穀甲兵門禁邏卒營騎工作散掌於中外諸司者屢承臺檄巡視督察姦弊幾無所

容而日力有餘輒以之讀書賦詩久而益工以博蓋士林之翹楚而南臺之出色者也茲以給賞事竟當復命於廷計其年適當考績臺中故事當以言贈陳君秀卿不知余之不敏乃來徵余言夫以姓氏邑里之同且相好之篤而諸君之舉也又以禮雖不敏其復何說之辭憶宏治庚申君以丙辰進士授興化推官余嘗贈之詩其卒章云珍重案頭三尺法功名何止百年期蓋期之者遠矣及觀其所歷在興化則有聲在南臺則又有聲非其用法之公守法之慎抑何以得此哉自此以往超遷累擢以陟乎卿相固皆其分之所宜得乃其終身所當奉以周旋者法而已矣自古名臣碩輔功高當代名著青史類多以守法稱夫法

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三十四

雖人為莫非天理守法無愆則天下之理得孰有天下之理得而功名之盛後世有聞然者哉余之以言贈君茲惟再出雖其大旨無以異於前日而辭說之詳盡則所以深致意焉庶幾大有以為同姓同邑之光也

整菴存稿

送清狂山人歸泰和序

楊廉

予將遊華胥氏之國童子走報有客在門頭戴華陽巾身披鶴氅衣手持綠玉杖自言清狂山人予驚喜曰望之久矣乃肯來耶倒屣出迎揖之草亭延之上坐山人謂予何以見告予曰尋常拜觀孔子及程朱一聖三賢之像作者皆有遺憾山人曰此事吾能為之盤礴間忽見一人其類似堯其項類咎繇其肩類子產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果孔子之像也少頃忽見二人一人揚休山立盎然春風  
一人面色嚴冷凜然秋霜則程伯子叔子之像也又少頃  
忽見一人面有七黑子如北斗狀從容禮法則朱子之像  
也予謝之曰若此者使日日而張之則日日聖賢在目也  
時時而張之則時時聖賢在目也豈不足以起後學敬仰  
之心乎他如貌留侯如婦人女子貌四皓鬚眉皎白衣冠  
甚偉其餘如山水如樹草恣意點染俱出人意表妙矣哉  
山人之所為也為留兩月餘予何所作惟與之抹明月批  
清風沐曉露晞朝曦敷煙霞於匡床斟沆瀣於清樽如此  
而已山人一旦揖予將御風而返援而止之不可得也乃  
歌而送之山人郭氏仁宏字泰和人歌曰繫山人兮聰明  
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三十五

勢比握彩毫兮揮霍不止天機斡旋兮不見斧鑿鬼神出  
沒兮莫窺端倪如洞庭之張九奏兮無首無尾如廣寒之  
舞霓裳兮無終無始當其豪放兮孰堪任使調東海以為  
丹青兮鋪太空以為素紙衙官公麟兮僕命道子餘人碌  
碌兮又何足齒彼孫思邈之收方伎兮有識所訾山人蓋  
隱君子兮非畫史

明文  
範

送劉晴川北上序

歐陽德

陽明先生倡學虔臺之歲某從晴川子自受業焉當是時  
默坐澄心游行適性詩書禮樂益神智而移氣體者咸備  
若春風被物生植而不自知詩所謂遐不作人者歟今餘  
二十年山頽梁壞朋侶離索晴川子既卓然有立矣而某

猶故吾也自孔孟闡致知之教濂洛諸儒行之周子主靜  
立極程子寡欲養知途逕洞達旋復榛塞先生不避艱險  
斬艾蓬藿固將與天下後世共由斯道以立天地之心造  
萬物之命豈謂及門之子遽碌碌若是夫事有所先有所  
繼先者不極斯繼者不力西河之民疑子襲於夫子某之  
罪固無所逭矣晴川子亦有慨於中乎先民有言學莫病  
於畫人雖至愚豈其自畫以為志或陷焉而弗覺則有蔽  
之者爾今夫鏡蒙翳晦蝕刮之汲汲磨之勤勤斑垢剷除  
光彩漸發其與瑩徹者猶遠然且以為明矣中酒者委弛  
眩瞶亟沃面濡首吸清冷之漿酒力既微動作復故餘醒  
浹肌淪髓然且以為醒矣凡情世界之昏酣人心也不滅

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三十六

不忘不足以致道然用力之既有足以自信自安而浸淫  
以入於情亦可異矣此乃從為之辭曰情不可滅世不可  
忘滅情忘世斯墮於禪寂其亦似矣夫不能滅者其性也  
非存之也不可忘者惻隱根心莫之能禦非意之也無不  
滅以至於無所滅而後不能滅者存無不忘以至於無所  
忘而後不能忘者真苟以滓穢之心而冒其似將謂塵翳  
之照為鏡貞明而餘酣薰浹為血氣之常耶將禪寂之為  
避而遺餘染習亦歸於畫而已矣此其深痼之疴診候既  
得而莫知所瘳者晴川其何以藥我

志

呂巖野別言序

歐陽德

巖野呂子往令泰和泰和人士寓京師者相謂曰邑其治

乎吾未見剛而不武能而不恃明而好禮辨而罔給有令如此而不達於政者也巖野聞之告史某曰噫政易歟夫善政惟德孰德之弗修而政有成雖然其政弗學某曰休哉古之人曰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士大夫弗講於學久矣夫學盡其心也人心無不惻隱無不是非盡其惻隱而無不仁故民親盡其是非而無不知故民治是謂大學是謂王政吾未見典學而政弗臧者也巖野曰雖然土異俗民異志禮異齊道異宜君子難焉某曰其難乎東鄰之子嘻嘆號泣莫測其端也保赤子者曰心誠求之使赤子而非人心也吾無所用其誠固人也豈其性獨爾殊耶抑耳目口鼻手足筋骸種種異適而愚夫愚婦畢力圖之

秦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三十七

無不自得者君子患愛民弗如其身耳彼慈母者以子為身者也故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將天下之情取之吾身而得之况一邑乎傳稱生財有大道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茲農商謀生之策也聖人固大之譬之摩痛搔癢豈有秘計哉是故可以知政後之仕者矜智負能銜奇侈譽夫速化之術泮愛民之誠也故曰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齊人有事作業者種稻田以花果樹桑地以椅桐雞豚之食以食鹿馬其室人進耕桑之說而弗聞也既而嘉卉在庭琴瑟在几良馬在廐鄉里華之而其子凍餒以斃今天下事齊人之作業者多矣曷其忘耕桑之說巖野曰休哉吾乃益信典學

之訓其何敢不盡其忠信於時吾邑諸君皆有言以贈巖野遂書以終之巖野名調羹字夢卿蓋有志於傳巖之野之道者是故非說之學不敢陳也

志再

### 農器譜序

周必大

紹聖初元蘓文忠公軾南遷過秦和邑人宣德郎致仕曾公安止獻所著禾譜文忠美其溫雅詳實為作秧馬歌又惜不譜農器時曾公已喪明不暇為也後百餘年其姪孫耒陽令之謹始續成之凡耒耕耨鑄車戽簞笠銍刈蓀蕒杵臼斗斛缶甑倉庾厥類維十附以雜記勒成三卷皆考之經傳叅合古制無不備是可補伯祖之書成蘓公之志矣其序牛犁蓋一編之轄轄予嘗學稼因演其說山海經

秦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三十八

曰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世以為起於三代予謂不然牛若常在畎畝武王平定天下胡不歸之三農而放之桃林之野乎攷周禮祭牛之外以享賓駕車犒師而已未及耕也不然牽以蹊田正使藉稻何足為異乃設奪而罪之之喻耶在詩有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阻畛又曰有畧其耜俶載南畝以明竭作於春皆人力也至於獲之積之如墉如櫛然後殺時犉牡有秣其角以為社稷之報若果使之耕曾不如迎貓迎虎列於蜡祭乎厥後王弼傳易以為稼穡之資宋景文公初闢之曰古者牛惟服車書肇牽車牛易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牛耕蓋本賈勰齊民要術予謂輔嗣固失矣賈氏及景文亦未為得也

按論語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舍諸此聖人格言也蓋犁田之牛純雜牝牡皆可祭牛則  
非純非牡不可故曰騂且角也注疏乃以犁為雜色騂為  
赤純色角為周正近世諸儒並從此義今觀周禮牧人時  
祀牲必用牲純色也外祭殷事用虬虬雜色也是則純  
雜之辨也封人設其楅衡魯頌夏而楅衡白牡騂剛是則  
言角之意也竊疑耕牛起於春秋之間故孔子有犁牛之  
言而弟子冉耕亦字伯牛彼禮記呂氏月令季冬出土牛  
示農耕早晚賈誼新書劉向新序俱載鄒穆公曰百姓飽  
牛而耕暴背而耘大率在秦漢之際何待趙過過特教人  
耦犁共一牛費省而功倍爾易傳出於魏晉第見牛耕不  
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三十九

復考其初而賈公彦考工正義遂謂起於後漢其失尤甚  
然則山海經果荒誕歟曰班固藝文志山海一篇而劉歆  
所較凡三十二篇定為一十八篇固已不同歆又云出於  
唐虞之際今攷史記以不窋為稷子譙周已謂世代不合  
况叔均乎故無錫尤袤定為先秦之書非夏禹及伯翳所  
作甚明其在春秋之後無可疑者世人習熟見聞多惑是  
說子之謔諄亦可哂哉若記之屬楊雄方言往往三名未  
陽既書之矣遂使他日枚舉名物採方言而附之非所謂  
後世復有子雲者也

宏治志

八境詩序

會國器

昔柳子厚嘗謂景之殊尤者必待才之絕妙以極其詞是

則風景之秀其所以飛聲騰價者必有所因張道濟之詩  
精壯悽惋人謂得江山之助是則詩人之詞其所以露光  
耀采者蓋必有所本顧茲二者相為表裏考之古人若淵  
明之斜川摩詰之輞川率皆詩因景而後成景因時而後  
著英淑怪麗卓然千載得俾天下後世莫不仰其風裁豈  
不盛歟吉之泰和古白下邑也山青水秀皆神仙窟宅人  
生其間翕輕清之氣稟鮮榮之才作為詞章駿發踔厲往  
往為斗南之魁不有紀述辜此風景矣吾友劉好古敏求  
高才奧學尤長於詩嘗因登覽之餘著為白下八詠思清  
格老詞極意到不必考篆籀之碣而古蹟已彰不必觀畫  
繪之圖而秀景已備雄深雅健真詩之豪也淵明摩詰之  
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四十

作不能專美於前矣是宜刻諸琬琰以永其傳云

宏治志

按李穆云文中謂泰和為白下邑考建置沿革內無  
此說惟縣舊有白下驛以驛為邑未詳孰是又新志  
多訛脫今照原文改正

丹志

去思集序

倪師尹

吾邑自馬南嘶金甲排蕩學校不修青衿散逸暨清江  
劉朝請楫公材宰之首新學宇率諸生誦集於其間學者  
不論素志公之自也遂相與建生祠於講堂之上今解官  
三年矣追思不已形於吟咏者盈囊溢軸嗟夫邑宰之在  
位士民沾陶盛德形於吟咏者固有之未有其去已久追  
思不已而形於吟咏者進士劉澤民編成一集目曰去思



且屬予題其首庸見劉公有以得人質吾邑風義之不薄  
云宏治志

### 武山十四境序

劉崧

昔宋紹興中鄉先生劉敏求嘗賦西昌八境各為七言長句辭極雄麗若武山其一也序謂太和古白下邑山清水秀皆神仙窟穴信矣惜後來未有繼之者予曩自庚子歲始與南溪蕭翀鍾端及端之弟祥往遊其間嘗為文記之而意有未極也乃洪武十一年予罷官歸自北平明年仍客蕭氏且欣然有重遊之意而往時同遊者獨端之弟祥與翀在而翀方往省其叔父於滁陽而端之沒已久矣時王徵君子與蕭國錄子所俱客禾溪二君皆好古而能賦

秦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四十一

又嘗遊於是山者乃七月十三日戒翀之弟翬前期邀二君以次日來會至於翬之諸兄璉璉璉與祥各撰杖屨具酒餼與俱而戒劉繼與兒子桷載筆墨以從自己酉至辛亥三日相與極遊覽賦咏之樂然後歸徵君謂是山遊者衆矣今日有作宜必追古乃已於是按圖考志凡山中名跡之卓絕者靡不探深發奇窮心目足力之所及自武姥岡至石鼓石得勝境一十有四仍各疏其名狀與顯晦之故於下方槩錄其大而畧其細焉境賦一詩為五言絕句敦尚簡實從徵君志也同遊者如千人得詩如千卷合而成卷將以授若谷塗煉師俾藏山中後或有知我者焉

集

崧

楊氏二貞婦序

劉崧

楊氏婦蕭者泰和人也年二十適同里楊用霖甫事姑康以孝聞康暮年得盲疾蕭扶持益謹一咳唾之間即無不在左右泰和由壬辰來無歲不被兵警并邑蕭條民無定居庚子秋流言安城寇將大至民間風駭愕日爭道馳竄至相蹂躪覆溺猶不止用霖戒其子同子將昇其母先避之母卧病不肯去曰吾年踰七十矣顧楊氏先廬在此尚復何往蕭與其子婦劉因相謀曰憶始亂時姑病強昇載以行乃嘔吐眩仆幾死於外吾嘗為恨今若此可再強乎寧與若等奉老姑於此設不幸即偕死一室不猶愈於道路乎劉曰諾遂不果行一日寇奄至用霖倉卒負其母出

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四十二

匿蕭遽出追之不知所向乃返顧劉曰今日不得從老姑奈何然事急矣不可他往即牽引趨旁舍并次俱自投以死實是歲九月二十一日也越四日寇退同子求其母不可得號哭於道或有告之者因自縊視之信乃負屍出并瘞其旁為二墓焉時同赴死者復有二鄰婦曰陳氏鄧氏云嗟夫死難事也婦內而無外禮也從姑義也知動則或失其正故寧從內以安夫禮之常知生則必辱其軀故寧自投以不見不義為正而顛沛之行決於當時閨門之內唯諾就義蕭誠克自貞者劉亦善所從哉自兵變來里巷閨幃自奮於義烈往往湮沒於疎遠而不克自見者多矣其如陳鄧二氏能因人自白者又幾何人哉悲夫蕭卒之

又明年同予繼死於難而康卒以壽終用霖為余言如此  
其情慨可悲矣故述而表之

槎翁集

余往年為鄉先生用霖甫作楊氏二貞婦序先生讀余  
文而哀不自勝撫其幼子起予曰吾兒幸有立也其報  
而母乎起予為之泣然泣數行下又數年先生沒起予  
益勤問學捫然思震樹其家聲余甚愛之洪武三年余  
始去家竊祿於朝又明年起予以進士來會京師乃三  
月擢授黃陂令於別也復徵予文予不能辭因更書前  
序以遺之俾無忘其先君嗟乎詩書之澤貞烈之操所  
以輝千秋而福百世者寧有窮哉劉崧書

鄉飲酒讀法詩序

陳謨

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四十三

國朝奄有方夏即詳定法書名曰大明律令又命刑部取  
凡麗於法者類編其書名曰申明誠諭尤慮中外遠邇弗  
加警懼輕犯憲條申明文武百司歲取春冬孟月行鄉飲  
酒禮而讀法焉民間率百戶為一集位以齒董以里長郡  
縣則肅士大夫之老者為正賓餘為次賓而郡守縣令主  
其席其儀酌取唐宋而務從其簡物貴儉素而務適其中  
凡飲皆先讀法然後行酒所以使人人知畏罪而重犯法  
人人知秩尊卑而隆齒德也洪武六年正月實維其時泰  
和縣令尹前御史劉公宗啟即學宮而行事自僚佐暨賢  
士學官弟子員等凡若而人列位於明德之堂於是學徒  
二三于案前正立張拱奉法書而更讀之先令次律次

誠諭炳炳琅琅觀者如堵聽者動色讀已而筵籩豆靜嘉  
衣冠齊翼竟酒爵行無筭有充然飽德之實無起坐諠譁  
之非皆額手頌曰上之澤也令尹之化也令尹治縣克勤  
克廉端其本不鄙夷其民動如禮法民自以不犯其或觀  
感信嚮之不齊名隸申明籍中不惟其所親所友悚聞誦  
言面頰發赤雖其怨家聞之亦凜然增歎憾服化之晚誠  
足以增夫天理民彝之重豈徒飲云乎哉抑刑始於笞笞  
始於十至輕也遞而倍之至於杖又遞而倍之杖至於百  
何笞律簡杖律繁笞十良民猶不敢犯杖百而犯者益衆  
然則法可不重乎徒輕而流重流至於三千里極矣又加  
焉非絞即斬而率輕犯之此國朝所深憫而鄉飲讀法之  
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四十四

制所以行也嗚乎仁哉翌日學官自強成詩會稽中常先  
生和之諸在燕者或賡吟或自賦以質諸令尹謂余忝正  
賓宜為序遂次第書於卷端

康熙志

瑞芝詩序

王沂

洪武三年冬甘露降於京師之鍾山有旨令都民縱觀民  
鼓舞懽忭以為天道順應禎祥萃至國之祚民之幸也於  
時吾泰和公宇亦產芝於梁郁郁青青莖並芳邑人聚  
觀咸咨嗟太息曰此守令得人之慶也朝廷以泰和當水  
陸衝要特命御史劉侯膺縣令之選而陳君舉善實貳令  
焉先時長民者之為縣也俗易澆漓政尚鞭朴致邑里騷  
然又諉之曰民不向化豈為民上之心哉及侯與貳令之

來布宣德意與民吏更始賦有常經事有定式德刑並施  
佐理宣職仁言易鞭朴之聲德政敦淳龐之習均之為令  
彼之政乖此之瑞應豈天之報施亦以善惡而然歟故張  
堪之秀麥黃霸之嘉禾所以形之歌咏久而不忘者其素  
行格於天而孚於人非由施一事行一善可以倖而致也  
然則令貳之政其庶幾矣乎邑父老曾謂吾邑曩以嘉禾  
肇錫嘉名今靈芝為令而著則其殊政無異前人其可以  
咏歌之以彰厥美乎惟天子仁聖臣鄰効職冲和之氣溢  
於寰宇甘露靈芝之應瑞將見太史氏之不一書也獨吾  
邑也乎哉大夫君子能賦者必有以歌咏之而知予之特  
識也

康熙志

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四十五

相山經序

周是修

龍蟠子曰葬者掩親之道送死慎終之事也人受體於父  
母本骸得氣氣感而應鬼福及人故青烏子曰藏於窅冥  
實關休咎可不慎乎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唯送  
死可以當大事大事者豈惟棺槨衣衾哀戚享祀盡其心  
而已耶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俾親之體不陷於背囚騰  
漏不畜不及之穴而不為飄風水泉螻蟻之所害是亦當  
大事之一端也嘗觀巨室之葬喪禮戒行棺槨之殯非不  
美衣衾之殮非不厚哀戚之容非不至享祀之物非不豐  
也而惑於迂怪之士肆其誘誑曰某山也富某山也貴或  
深入於壑谷之確碁或高步於峯巒之屹嶻或即岡隴之

奔馳或乘邱阜之散漫指偽為真指虛為實指背為向指  
凶為吉而於陰陽消長之妙五行生化之機原之為祖行  
之為勢止為之形護之為支結之為穴則冥然無識若瞽  
叟夜遊蚩蚩焉貿貿焉莫知其方不懼禍福之隨人祇苟  
圖金帛之利已舉世皆然固或知其謬而正之也余嘗憫  
夫訛謬相襲無有屆止因上考於古有孫郭楊曾諸家地  
理之文叅集融會恍然之間始有以得其要領復從其所  
能洞是術者為之師又有以明其條目而葬山之法於是  
乎通矣嘗為之言曰學尚於正不尚於邪也術尚於明不  
尚於怪也行尚於忠不尚於薄也當世之士反是是以遂  
亡其正駸駸然入於邪也亡其明昏昏然入於怪也亡其

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四十六

忠噲噲然入於薄也由入於邪故以葬親為餽富貴而不  
知其孝也由入於怪故以葬山之法流為災異詭秘之術  
務以悅人而不知究其本也由入於薄故以葬人之親為  
資養之策於已親則泛置之而不顧也悲夫猗歟前聖仰  
觀俯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蓋相山之法相人之理也故  
筆之於書而自序其首如此以俟夫孝子仁人之欲妥其  
親者必由是而考焉

芻蕘集

怡樂堂詩文序

周是修

韓府長史胡養正氏世為江右禾川之名族其先府君繼  
文昆弟四人同居雍睦閭里以為稱勸元季兵興烽燹蕩  
析者畧無寧歲繼文度故址不能復立脫身遠引至長沙

古收西南得鳳山龍潭之勝因止而家焉構室廬拓田圃  
鑿池種樹為歸隱計伯子養中而養正其仲也九歲而孤  
母夫人彭氏有賢行雖丁時多艱而教訓不少缺養正資  
性警敏自知篤志好學以植立門戶成童補邑庠弟子員  
孜孜講貫確然不務外飾師友重之洪武中領鄉書薦至  
京師授典闈之南安教養中克力其先業奉親供祀之餘  
悉送以資其弟且勉以勤肯之義養正賴之以有造詣逮  
既得祿則迎母以就養使再至養中不得已奉母夫人至  
官以副弟意辭去不閱歲復奔走來閩中載母以歸蓋以  
喜懼交并時也未幾母以高年終人皆以為養中伯仲誠  
孝之所致焉養正奔臨柴毀比終喪朝於高廟以材能選  
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四十七

特擢齊府長史政尚寬簡中外德之今天子繼統之初齊  
以不靖廢殲其儉邪二三君有鄒枚之風者皆以召命還  
而養正周旋弭難之益居多皇上嘉其忠仍令授齊郡王  
經於奉天門之東閣余時紀衡府善同事佔畢鉛槧間者  
暮月洪武辛巳冬郡王以受封就第養正改今職先年春  
養中幸弟之能以忠節自白於斯時也不遠千里來京師  
一見懽然不翅魚水之相得寢食是同者無異童丕時靖  
江殿下聞而義之賜書怡樂堂三字以顏其所居晉府來  
朝留西邸聞靖江之說召見而甚悅之復賜寶翰俾寘諸  
卷端其榮亦至矣於是京之名士大夫咸為詩文以紀詠  
之若司成之縉紳鑿坡之英傑鳳池之譽髦東觀之碩儒

王門之偉士莫不喜聞而樂道之發為篇章灑灑乎和平  
安樂之音以繼夫二賢至好善旌德之美以贊夫養正伯  
仲怡怡天倫之樂溯乎此而上既累葉而能然矣由乎此  
而下宜永世而無不然也誠如是則九江之陳浦江之鄭  
將不得擅名於後先矣堂中之萬子孫尚皆以養正伯仲  
所以怡樂之心為心尤當以二賢王羣鉅公所以發揮期  
望之心為心哉是為序

芻蕘集

### 復樸山書院後序

周是修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要在於修人  
道明人倫正人紀於萬世而不墜也三代而上莫不皆然  
漢魏而下治不古若聖人教人之法日替月弛西晉雲擾  
秦和縣志

###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四十八

之餘若所謂塾庠序學之設者邈乎其不暇講矣於是間  
有高士逸民不為時用隱居以求其志者憫斯道之無傳  
乃即及門之徒而啟廸之此石鼓嶽麓濂溪白鹿書院之  
所迭作於歷世也若吾邑高安尹巖公用父朴山書院之  
建於前元而其從孫國子學正從禮復修之於國初者其  
亦是之流歟朴山在邑城西巖氏之居近之院因以名其  
創始之由款識之宜地位之勝長育之効與夫七十年來  
興廢沿革之詳則具見於縉紳海桑先生之記御史子啟  
王先生之序國錄雅言蕭先生之銘直史蕭君用道之頌  
而發揮之義備矣國子先生沒復十七載於茲而冢嗣俊  
德克紹先志書院之額芝蘭時雨之化鄉邑仰之以為儀



朝野聞之以為美詠歌溢乎詞林紀著昭乎金石光遠而有耀澤施而無窮者皆彰彰而可稱也今年春得其姻家蕭日高覲省赴京之便謁余序其卷末余幸見天朝學校之制秩然而不媿於古以致政教之修明禮樂之隆盛士君子莫不知仁義之可宗功利之非尚其薰陶造就之漸有由來矣而嚴氏之書院祖孫相承彬彬奕葉既以淑其子姪又推之人人引掖切磋譽髦斯士其所以為風教助者亦不小也然則吾知嚴氏詩書積累之慶將綿綿炳炳而亘於千百年之後豈有涯乎是宜序以勗諸來者

集芻蕘

極拙堂詩文序

周是修

羅孟敬氏之居在泰和古城西北隅後倚穹阜前臨清池

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四十九

右暎芳林左控平陸蓋得其負郭之佳勝處也孟敬氏昆季七人皆以溫厚恭謙著聞邑里而孟敬醇古篤實其容止也端而莊其言辭也簡而直其胸襟也恬而夷其游處也和而慎視流俗之日習於術數變詐縱橫捭闔以自為巧者螿然而遠之有不知而問之則曰余固極拙者安能與多巧者為侶乎且多巧者亦烏用與極拙者侶也余是以謹避之而退養余之極拙以全天年貽於後嗣而已又何敢以期期之口確確之心於多巧之譏譏霍霍者求許與求契合哉因顏其堂曰極拙以見其志焉二子仲勤仲晦俱敦恪有父風仲勤以貢賦來京師求得侍書吳公仲平之書直史蕭君坦行之記一時名流賦咏非鮮以序為

余請余嘗為邇言曰夫耽於巧者拙之徒也然所謂拙者非果於拙也以無所事於巧者而已又曰無所事於巧故不為巧者惑也昔漢陰丈夫抱甕而灌子貢語以桔槔之佚乃曰有機事者必有機心而不之為夫桔槔巧者之務也抱甕極拙之為也然寧為此而不為彼者以不事巧之機而舍夫拙之樸也澹臺子羽行不由徑夫徑固巧且捷也周道若拙且迂也然寧由此而不由彼者亦以不事夫巧之邪而棄夫拙之正也千百年餘知是道者不屢見至唐之柳子切惡夫機巧傾險之妨教而病國也托乞巧為文以寓夫守拙之至性於戲若柳子者豈非深有符於漢陰澹臺之心者歟又千百年知是道者益不屢見至孟敬泰和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五十

獨能遠避多巧而以極拙名堂垂示其子孫於永久於戲若孟敬者又豈非深有符於柳子之心者歟又豈非無懷天民之徒者歟述之以為極拙堂詩文序

芻蕘集

